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一百十八上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說郛卷一百十八上　　元　陶宗儀　撰

錄異記　唐杜光庭

蘇校書者好酒唱望江南善製毬杖外混於衆内潛修真每有所闕即以毬杖干於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一旦於郡中白日昇天約是壬申癸酉年晉州汾西令張文漁長官說此

馬道流名智能常游歷江湖間乾寧丁巳歲至玉梁觀

時有大齋智能徑上山頂時道衆留之不住至山頂九仙得道處安座儼然而化神色不變手足柔軟與生無異

李特字玄休廪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暤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皆出皆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廪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

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
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浮水而下至於鹽陽水神女子
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
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
旦輙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
别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
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
之廩君至碭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

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玄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焉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蕳

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儉有驗

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竇圌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家

犬馬鵝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爲常又有巨蛇時出

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數頭於庭中月夜交搏

騰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梃擊之遂散去知果於觀側薙

草兔卧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猫犬耳其狎異類也

如此一旦失所之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為恨因發願讀道徳經夢老君與翦其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

燉煌公李太尉徳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舁巨木請謁焉閽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某家藏此桑實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搜異是以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斵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訣非洛匠無能斵之

者也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殂矣其子應召而來睨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斲之矣因解為二琵琶槽曰然有白鴿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

宣州節使趙鍠額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為淮南攻奪其郡縣鍠為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復用乃

售與塑畫之人爲佛頷珠而已

吉州東山有觀焉隔灨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楊尊師居焉師有道術能飛符救人觀側有三井一井出鹽一井出茶一井出豉每有所闕師令取之皆得食之能療衆疾師得道之後取之無復得矣

楊太博資州人也年十六廬父母墓三年有神燈照墓猛虎馴伏有白兔之異蜀相王公上聞降敕褒奬表其門閭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烟廟數日廟上烟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波騰躍有羣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𣊬𣊬相次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二日乃止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烟觀内古井中有魚長六七寸往往遊于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井有龍

六時水在青城山崇玄觀南二里已來有峭崖面對觀中高五百餘尺其山崖上有授道壇昔甯真君與軒轅黄帝授道之所下澗底有石龕玄宗皇帝御真每日六時從崖上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絶時人遊禮見焉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為石取未化者試於水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但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旌異物焉

蜀州晉源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出地七

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東邊者生
即靈驗西邊者死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

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摶土爲人民之所古
跡在焉又華陝界黃河中有小洲島古樹數根河水泛
漲終不能沒云是女媧墓大歷年中連日風雨晦冥雷
電不已晴霽之後忽失此墓不知所在

宣州當塗縣之東南有橫山焉山下有八墓形甚高大
乾符中有盜發之得一穴續絹爲繩凡七十匹縋一人

以觀之爲黒蜂所螫蜂既甚多絶者驚懼而去竟無所得相傳云是陶廣州墓莫知其名及年代矣

纂異記 宋李玫

白沃廟

古老相傳湖初陷白沃史君躍馬疾走不及遂駐馬以鞭指得湖東南一角水至不沒因立廟迨今此地獨高又云兄弟三人一在沙腰一在乍浦皆稱白沃廟

氷花

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氷自成花片于瓦上工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葉者細花如萱草海

崇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德藏寺鐘

德藏寺前鐘乃銅所鑄音極洪響嘗見古老云初鑄鐘時有匠者云此鐘未可便扣俟吾至六十里乃擊之及既去方至新坊十八里寺僧遽扣之匠人聞其聲嘆曰聲止於此今寺中鐘自新坊十八里外不復聞矣怪哉

地裂濤聲

嘉禾志顧亭林庵中有忠烈二祠近歲忽地裂數尺常有風濤聲以物應之應手火起至今尚然

蘇小墓

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道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云嘉興郭外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

紫藤

上舍伯祖巽舊葬慈山後忽卜兆於丁村遂遷葬焉其中紫藤蟠固棺上或云穴有紫藤此吉徵也遂斫藤遷之自後其家浸衰

天王

秀州子城有天王樓建炎間金人犯順蘇秀大擾將毀之有天王現於城上若數間屋大兵卒望之怖懼遂引去一州之境獲免及亂平建樓西北隅見今事之

金蝦蟇

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蟇躍出也

乞長生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如蜜食之即仙去

水物

李主簿夜泊舟臨舷濯足忽有物在水中掣其足衆力救之李號呼曰痛徹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入水明日求其屍不獲

辟邪

有趙小子納涼水濵見行賈掬水盥漱俯身潭上一鬼自潭引手至項上三進三止趙呌呼鬼即隨没賈曰頭髻中有少雄黄辟邪之效也

雷公

雷州西有雷公廟百姓歲納雷鼓車人有以黃魚與彘肉同食立遭雷震每大雷人多於野中掘得礐石號雷公墨光瑩如漆

引金

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垂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采異記　宋　陳達叟

伏龜山鐵銘

江南保大中秋八月伏龜山圮得一石函長三丈闊八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於是銘背有引曰寶公嘗爲此偈大書于木版之上以白巾幕之人或欲讀者必施錢方得一讀讀畢覆之當時名臣自陸倕王筠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其意荅云事在五百年後非今也至卒日乃書其偈同葬之以志其

事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鷄登寳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徴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無缺落處當日二徐韓張之徒亦不能解其意至李氏國亡好事者稍稍尋見其意蓋應在江浙也後主丁酉生又以辛酉年即偽位是乘鷄登寳位之應至甲戌年國破是跨犬出金陵之應時曹侯翰按甲於城南是子建司南位之應潘太師美統兵於城北是安仁秉夜燈之應後二句亦未見其旨至

戊寅年淮海王錢氏舉國入覲方驗其東隣之句俗諺云家道闕者是無錢也所云隨虎者蓋戊寅年矣又淮海王小字虎子

江陵鐵銘

高氏專江陵日乾祐中於山庭後鑿一大池爲游嬉之所掘地丈餘得一大石匣長丈餘闊數寸扃鐍甚固主者不敢啓之具事以獻高氏大神之乃屏去左右唯與親僚屬三五人焚香而啓之匣中惟金篆銘一首云此

去遇龍即歇於是祕之至太祖龍飛改號建隆高氏下
國

銘記

廬山康王觀道士李谷神言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郎谷神鄉里之隣伍也趨尚高邈嘗謂簪組爲梏身具狀卒年自卜葬地子孫不敢違既兆穴開之下至七尺間得大石數片既啓之下有隧道漸次闢之乃造成石墓一所其中高九尺前後一丈二尺闊與高等靈座前有

青石蓮花臺三樹上有石青蓮花燈碗三枝皆覆之後列數樹如前者其鐫鑱之工妙絶於世靈席中又得青石銘記一片朱字篆若方塡云開成二年閉雖開不瘞埋漆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乃就瘞之

乘異記　宋張君房

安第三等眼

陶穀少時夢爲吏追去云奉符換眼吏附穀耳求錢安第一等眼穀不應又安第二等眼又不應吏曰只得第三等眼矣既覺眼睛深碧色後遇善相道士陳紫陽相穀曰一雙鬼眼固當清貴然不至大位也後果然

論雌雄龍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有夫婦二人造門觀畫因謂劉曰

龍有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鬐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熖熖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鬐圓鱗薄尾壯于腹劉不能平作色問何以名之其人曰身乃龍也請公觀之遂化作雙龍而去

沈彬石墓

郎官沈彬既塟掘地得石墓中有石蓮花燈三碗無他物傍有銘云開成一年開雖開即不埋漆燈猶不㸃留待沈彬來因就塟之

化鶴丹

許邀有幻術每爲人燒丹必厚取其資云市藥造爐使其人自守而候之每燒四十九日將成必有犬逐猫觸其爐破雙鶴飛去屢如此時人呼爲化鶴丹

廣異記 戴君孚

太歲地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白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河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讐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無奈之何暨明失所在

白頭老人

乾元中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

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其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倘有急切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酺城中縱觀之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鬼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静處設帷帳女有頃而至驚曰此何處守一見鬼在傍紿云此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送龜

劉彦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僚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彦回父郡官畢賀云得此龜壽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自騎馬送龜却至坑所後彦回父亡彦回爲房州司士之官屬山水汎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俄有大龜引路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地得免水難其夕彦回夢龜曰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

神降詩

有神降於鄭泽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

野狸奴

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狸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即奴身也鷹逐走入古冢後爲獵人擊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子苦飢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

芝圃

仙都有芝圃悉種靈芝或如車騎或如華蓋或如樓閣或如飛鳥五色

獨異志　宋李元

李德裕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桮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黄硃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滓

王元寶

明皇問富人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一縑繫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

賀知章

賀知章乘醉賦詩問左右紙多少紙盡思窮

彭樂

北齊將彭樂勇猛無雙時神武率樂等十餘萬人於沙苑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腹腸俱出內之不盡截去之復入戰護兵遂敗相枕藉死者三萬餘人

高開道

隋末高開道被箭鏃入骨命一醫工拔之不得開道問

之云畏王痛開道斬之更命一醫云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當刺下瘡際用小棒打入骨二寸以鉗拔之開道飲啗自若賜醫工絹三百匹後爲其將張金樹所殺

杜伏威

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韓晉公

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浙右進錢船渡江爲驚濤所溺蔦公募人漉出兩辮不得衆以錢損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得其錢指曰此錢乾非水波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以實投詞詬責俄然二緡浮出波上乃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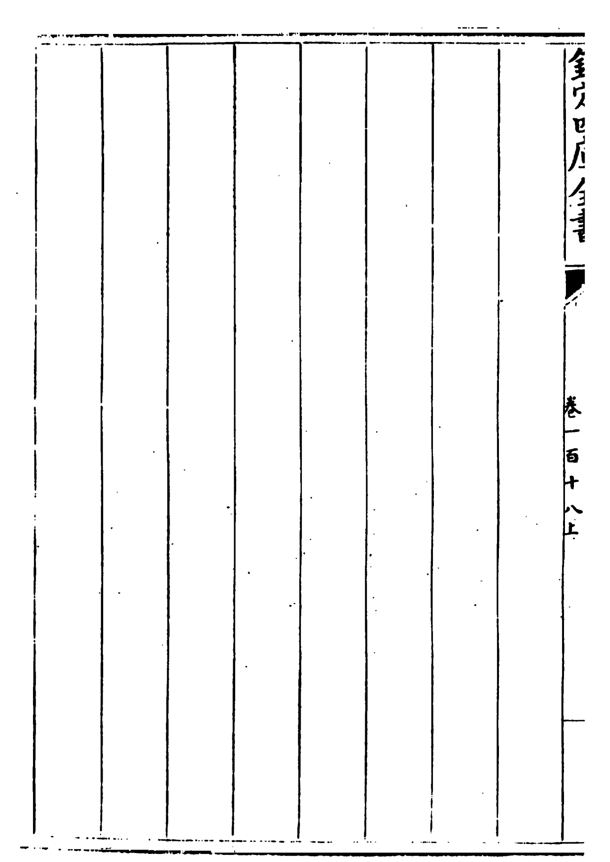
于相悰

長興于相悰與舉人裴丘友善丘有一古鏡所常寶者

悰布素時曾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其
鏡旋亦墜矣

鄒平公

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泊荆楚間嘗半酣靸
履于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枕渠公乘
醉于渠上脱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
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



甄異記 戴祚

夏侯

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此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不畏耶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也

盧𨈆

昔有盧𨈆仕州爲治中當元會至曉不及朝化爲白鵠

至閣前廻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雙履躭驚還就列内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隲爲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

陳濟

巴丘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妻獨在家常有一丈夫儀貌端正著絳碧袍采色炫燿相期于一山澗間至于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比隣人覩其甫至輒有虹見

賈弼

賈弼夜夢易其頭翊日人見皆驚遂能半面啼半面笑

查道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髮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水工以篙投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曾見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也

徂異記 闕田

剪舌

夔州道士王法朗舌長呼字不正乃日誦道德經後夢老君剪其舌覺來語言乃正

山魈

山魈嶺南皆有一尺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夜叩人門雄求金繒雌求脂粉

海賈

有海賈每見兩山相對于波間各高數丈已忽不見舟人云此是巨蠏螯也

積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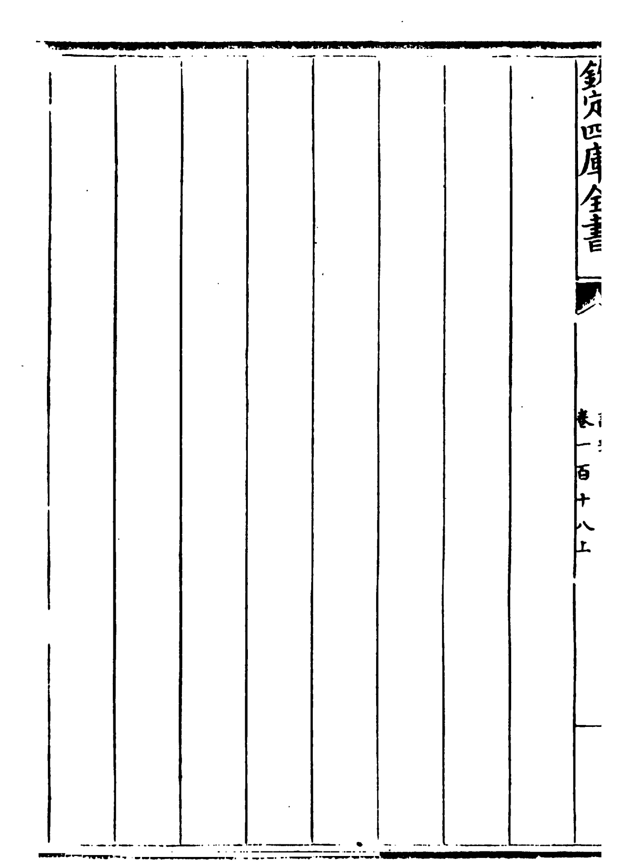
有積雪久不消掘地得金羊玉馬高三尺許

化劒

武勝之嘗于江灘見雷公逐一黄蛇或以石投之鏗然有聲雷公飛去乃一銅劒

阿香車

有人途次寄宿道傍草舍惟女子居之夜半門外有小兒呼曰阿香官呼爾推雷車女子乃去迨晹其舍乃一古塚耳



祥異記 闕名

呼子先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嫗急裝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先將一與酒嫗但騎之乃龍也

吳猛

吳猛與弟子度石梁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一老人以玉杯盛甘露漿授猛

安帝

漢安帝時有異物生長樂宮東廡栢樹永巷南閨合歡樹識者以爲芝草也

陳文達

陳文達持誦金剛經有人入冥見築臺云名般若臺待文達也

月鹽

昆吾陸鹽週十里月滿如積雪月虧如朝霜月晦則無

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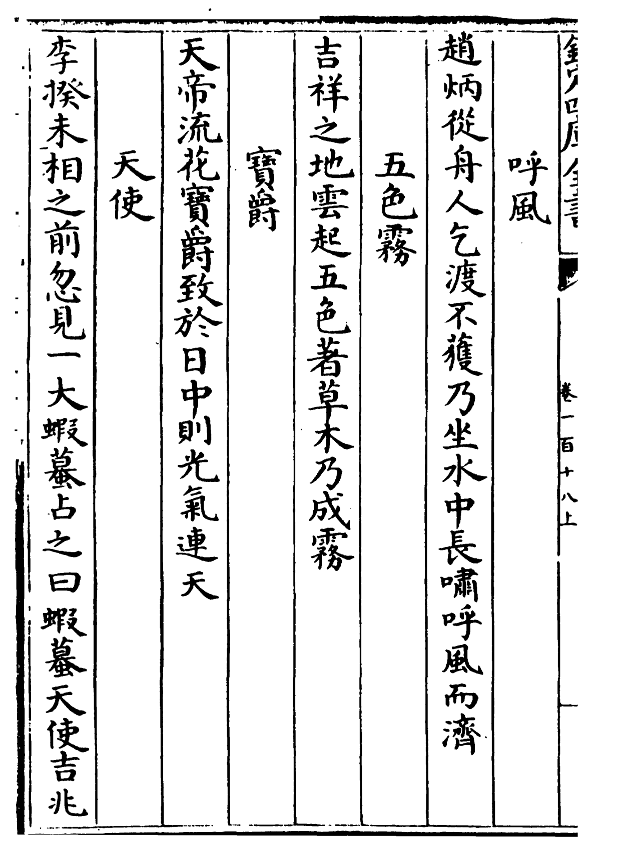
魏生嘗得一美石後有胡人見之云此寶母每月望設壇海邊石上可以集珠寶

種玉

陽雍伯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人飲訖懷中取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并得好婦

帶鈎

長安民有鳩飛入懷中化爲金帶鈎子孫遂富數世不絶



呼風

趙炳從舟人乞渡不獲乃坐水中長嘯呼風而濟

五色霧

吉祥之地雲起五色著草木乃成霧

寶爵

天帝流花寶爵致於日中則光氣連天

天使

李揆未相之前忽見一大蝦蟇占之曰蝦蟇天使吉兆

也未幾果拜小鳳

降光

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

近異録　宋劉質

宋慶元二年十月二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臨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皆見其團圓如望夕太史奏是爲上瑞其地當十歲大稔其冬不雪明春無雨民極以爲憂下詔惻怛懇祈中夏雨足繼此必有望也

趙清獻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女適史氏以暑月不寐啓户納涼見月滿中庭如晝方歎曰大好月色俄庭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斗燦然而是夕

乃晦日竟不曉爲何物光也

黄宋永滚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晝雲雨晦冥雷震轟轟繞柱穿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争出尋之原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鐵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者諸人傳玩未已黄持入藏之雷復至似訪其物不可取俄頃開霽宣和間黄以童子入京蒙召對賜五經及第仕止郢州通判斧至今存

鄱陽南鄉民妻淳熙十年生男子從頂至足皆與人無異而兩肘各有三臂軒軒可畏母惡其怪即漬其水盆中俄翻身起坐又搦入水加一木欖壓之復推欖而起祖母在旁惻然曰此恐是神部中來且試養育看長大後如何遂沐浴之施襁褓日以益壯及八九歲時放牛于野他家童稚或與爭忿則六臂齊舉奮擊莫能抗敵

旌異記　宋　侯君素

宣和間陝西一武官爲京東路分都監官舍在青州到任踰歲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倨坐頭高柱屋武人膽勇不懼取弓矢射之中其腹笑曰着又射之曰射得好連二十發矢集其軀如蝟毛鬼殊不動俄二小鬼挾都監母從房出畏或傷害乃捨弓箭奪救之呼諸子僕妾爲助了無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盡死疊尸地上每身帶一箭皆適所射者老幼二十口唯子母兩人存

驚痛幾絶廳吏走報府府帥遣僚屬來視咸怪愕無策但爲買棺收斂留一宿將出殯偶啓便室取物見一家聚坐其中元不死渾如夢寐扣其始末昧無知覺于是揭棺各貯其幂桶杓之類目急徙他所而空厥居

晏元獻家老乳媪燕婆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扶持若之人耳其家爲畫二婦人焚之又夢曰受賜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嘆異命匠爲厚紙格繪二美婢

他日又夢來謝曰新婢絶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婦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有是曰今亦來矣曰然則當爲辦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媪姪也素不撿媪死不復往來莫知其存亡遣人訪之果死矣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葢前後五夢得二老婢而去

臨川王行之爲廣州龍泉尉表弟李生郡人也來訪之

泊船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靛身朱髮倏然而入漸逼卧席冉冉騰其身行于腹上李生素有膽氣引手執之喚僕共擊呌呼之聲甚異頃刻死而形不滅明旦剖其腸胃以鹽腊之藏篋中或與談及神怪事則出示之

崔公度字伯陽自少施食常以尊勝黄幡徧插食上率夜半為節雖寒暑不廢爲館職日飲于親故家中夕方歸道沿蔡河馬觸酒家帘驚而逸崔墜地迷不知之夢一婦人至曰崔學士也急解帕巾幕其首又招其徒曰

此乃施食崔學士今遭難不可不救俄十餘婦應聲而來爲之按摩扶掖似覺少甦馭卒亦至勉扶上馬追歸家人方知之但怪暮夜安得有人裹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數日方愈解帕視之乃二紅纈有血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插黄旛也應手灰飛方知鬼也

紹興元年三月鎮江西津發渡船已載四十四人大半是茅山道人赴鶴會而回者此外一丈夫攜小兒年十二三歲不肯登舟強拽使上亦不聽父怒擊其首兒不

得已乃云待我說忽隨聲仆地手足厥冷父窘急扶掖叫呼衆不肯俟遂離岸未到金山大風作平沈洪波舟篙工凡四十六人皆死兒奮身起若睡覺父喜始問其故曰恰見一船人盡是鬼形狀可怖所以不敢往方欲說時一鬼掩我口便昏昏如夢元無他也

會稽張國弼在郡庠有同席某士好浪遊率以夜分踰垣出五更復入以爲常一夕明當釋奠時子夜即歸中途聞撝呵聲退避簷廡見四人衣紫窄衫卷脚幞頭秉

紅紗燭籠夾列一婦人着朱衣無首乘馬而來生驚甚望其去蓋同途也隨至學前落斜數十步馳入荒園秉燭者立四旁乘人馬居中央作舞挽勢良久而滅歸以語同舍生皆莫之信明日訪諸園有一大井問園夫此井有何異曰數日前外間民女嫁人歸母家至井上浣衣忽悶絶不省舁歸壻家喚巫者治之曰犯井中伏尸女傷鬼其法用紙畫紫衣四人持燭籠剪乾紅紙作背子一領具酒飯燒祭之聞昨夕事畢三更後女病良愈

問女家所居云蕙蘭橋正生所行路也

徐州人竇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絶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于地若爲物所憑附乃言曰吾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戕於賊旅魂無依欲就女丐食而神不容入竇氏之門歲餘矣土地見憐今始得入竇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急去許諾妾即蘇竇如所言陰與之戒内外勿語妾知之又再歲其父乃自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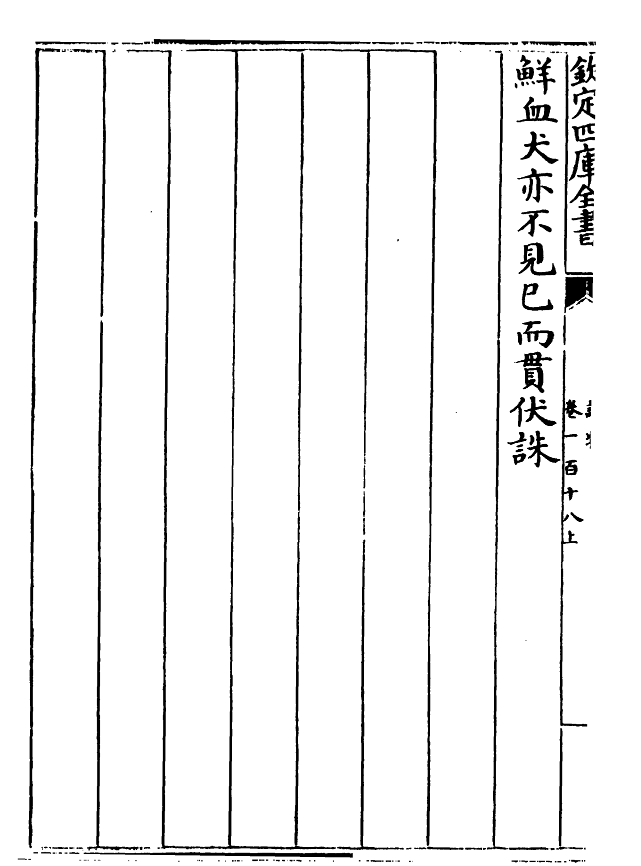
來初未甞死也盖鬼竊食云爾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被祟致疾叩諸巫皆云其父爲厲母瀝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爲生何故數數禍之若有所須當以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今爲江神所録爲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備至須草履并杉板甚急宜夕焚以濟用年滿當求代始脫去矣母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病遂愈

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弓鞋踽踽獨行呼賃小船欲從何山路往易村既登舟未幾即偃臥自取葦席以蔽舟纔一葉展轉謦欬必相聞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小烏蛇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怛汗流復以席覆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乃扣舷警之奮而起儼然人矣與初下船不小異腰間解錢二百爲雇值舟人不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若此何敢受笑曰切莫說與人我從城裏來

此行蛇瘟一箇月後却歸矣徐行入竹林數步而没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大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初夏疫癘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稍寧六月復然當是蛇婦再還也

童貫將敗之一年庖人方治膳忽鼎釜磔磔有聲頃之所烹肉悉化爲蝴蝶殆且萬數飛舞自如直至堂中貫心怪之命僮僕執撲皆莫能得俄兩犬着婦人衣持梃人立而語曰此易撲耳各揮梃縱擊蝶紛紛墮地盡成



鮮血犬亦不見已而貫伏誅

冥祥記 晉王琰

劉度

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末大怒欲盡滅一城衆皆兇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頃之末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末大歡喜因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釋法智

沙門釋法智爲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絶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惟法智所容身處不燒始乃敬奉大法後爲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裏乃隱溝邊叢棘中得蔽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遥喚後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覓輒無見者遂得免後逕出家

智通

尼宋智通年少信師不專師死罷道嫁魏郡梁甫生一男家貧無以爲衣有法華等經悉練之以衣其兒俄得病徧體壞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出數升餘晝夜號呌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報旬餘而死

明相寺

鳳州城南有明相寺佛數尊皆飾以金焉亂離之後有貧民刮金鬻而自給迨至時寧金彩已盡於是遍身生癬癢不可忍必須以物自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而死

焉

薛孤訓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玆有薛孤訓者爲行軍倉曹軍及屠龜玆後乃於精舍剥佛面金旬日之間眉毛盡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以所得金皆爲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

沙門法稱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受

天命吾以三十二璧一餅金爲信宋祖聞之命僧惠義
往松山七日七夜行道夢有一長鬚翁指示及覺分明
憶所在掘而得之

費崇先

費崇先少信佛法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

集靈記闕名

王誼

王誼瑯琊人也仕梁爲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困于衣食歲暮誼見形謂婦曰卿困乏衣食妻因與之酒別而去誼曰我若得財物當以相寄後月小女探得金指環一雙

瓦棺閣

開元九年江寧縣瓦棺寺閣西南久傾因風自正吳順

義中改寺爲昇元寺閣爲昇元閣

張仲舒

張仲舒在廣天雨降羅牋甚多

湖神

宮亭湖神能分風擘流曹毘詩云分風爲二擘流成兩

仙父

有僧在蒙山頂見一老父云仙家有雷鳴茶井候雷發

聲井中採擷一兩袪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換骨

四兩爲地仙矣

蚩尤塚

蚩尤塚在東郡壽張縣闞城中人常以十月祝云每有氣如匹練自上屬下號曰蚩尤旗

太清記 晉王韶之

翔鶴

滎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岩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

髮如鴉

太玄女行玉子之術鬒髮如鴉

拔宅

許真君拔宅上升帷車轂錦帳墮故宅

王母所居玉樓十二瑶池翠水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

玉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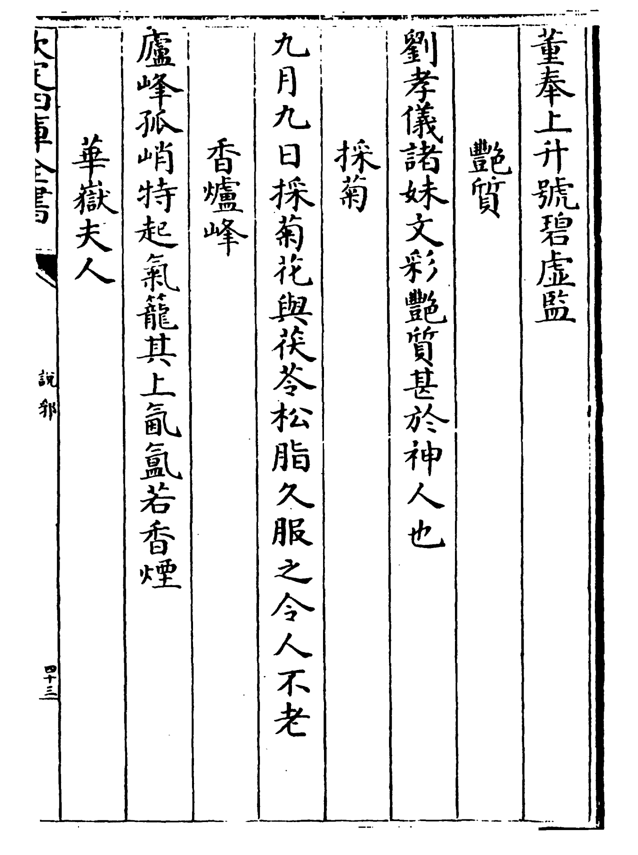
華山絶頂有石臼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

洗頭盆

魏丘君泰山下道士曽謂漢武帝東廵擁琴朝謁後仙去

擁琴朝謁

碧虛監


董奉上升號碧虛監

艷質

劉孝儀諸妹文彩艷質甚於神人也

採菊

九月九日採菊花與茯苓松脂久服之令人不老

香爐峰

廬峰孤峭特起氣籠其上氤氳若香煙

華嶽夫人

華嶽三夫人媚李湜云笑開星眼花媚玉顔

玉英粉

有道士持湯餅語人曰此乃玉英粉食之七日必羽化

輸瀛洲

橘中叟相謂曰汝輸我瀛洲玉塵九斛

河漢

翰曰牽牛郎何在女曰河漢阻隔不復相聞

說郛卷一百十八下

元　陶宗儀　撰

妖化録　宋宣靖

宣和七年京城諸園苑中盛夏六月間牡丹皆開始作金色又變異色而退諸柳皆生黄花大如林檎萼結子淡黄色食之微苦又瓜圃中瓜生雙蔕酸不堪食

靖康元年梨樹生豆莢木香架生蒲桃可食又王殿直家籠中貯松花及啟籠視之每一片中雪白小松一小

株又寶籙宫前華表柱忽生松一枝北向者㞕一天竺黄如斗大凡三日而萎又童貫轎中木板上生雜草砍刈復生盖妖異也未幾京師遭金人破蕩異花文木皆爲薪盖妖變先有兆焉

宣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養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羣羊中嗚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黑白交暎至次日城内外諸犬畢集或縛者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爲

不祥後果見有北師入汴之禍

寶籙宮之建也極土木之盛爍金碧之輝危殿傑閣瑤室修廊爲諸宫之冠宣和末忽有題字數行於瑤仙殿左扉云家中木雖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亘木又摧傾始不可辨後方知金師之變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㥁吉人亘木乃二帝御名又有鬼書一卷其紙薄如蟬翼日中見影紙長四尺高二尺乃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圍城時有一黄衣自稱鬼郎中送書與寶

籙宫徐知宫黄衣人不知所在其書上標云書上寶籙宫徐知宫下云都領袖次部郎中行此鄉採事鬼仲徹封其中大率言金人變盟兆亂之事其末有一項不曉今記於後云東中西裏六花四失能以千尺絲繫之必可達而補三推而補三極也北溟閙南海興能康濟天下者真人出焉太華雖崩衡岷特起龍魚燕鳳在人可記凡六十字其書徐知宫徒弟周大安收之余曽見之非世物也近不知存否

宣驗記闕名

丁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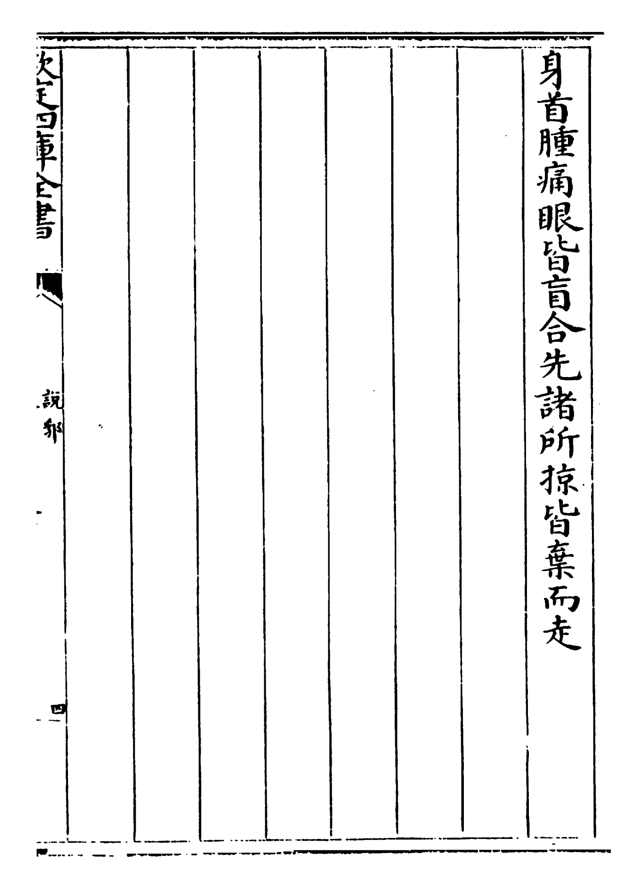
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悖無有信心乃彎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鑄爲銅擬充器用乃口發大聲響烈雷震力士亡魂喪膽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是賊侶慙惶歸信者衆丁零後時著疾被誅乃死

王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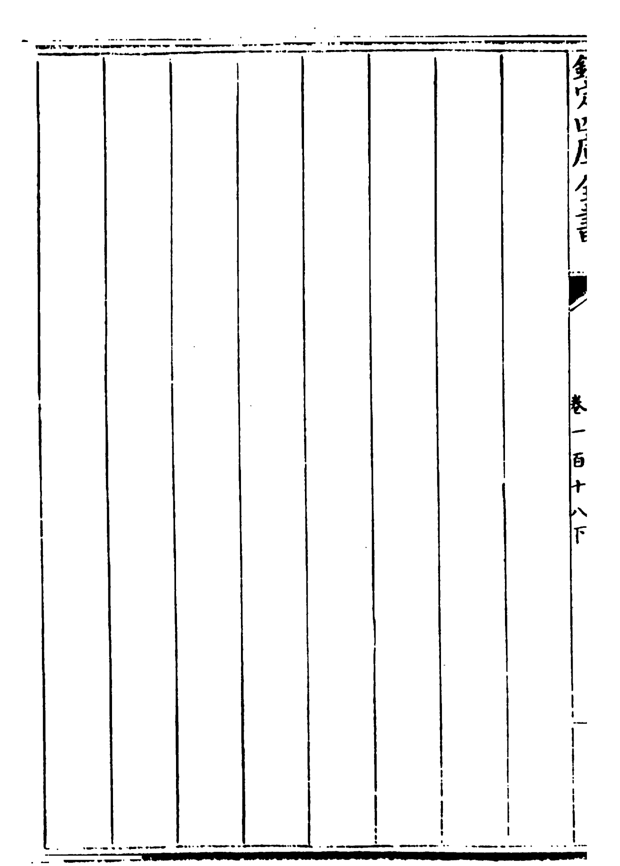
唐王遵者河內人也兄弟三人並時疾甚宅有鵲巢旦夕翔鳴忿其喧噪兄弟共惡之及病差因張鵲斷舌而放之既而兄弟皆患口齒之疾家漸貧以至行乞

逐賊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子女資產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簏出同時噬螫群賊



身首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



睽車志　宋　郭彖

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塚以當行人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毁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銅鍾鼎之屬甚多驗款識皆三代物塚爲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大人則幞頭婦人則段紒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載前冠服已嘗如此

龍舒人劉觀仕平江許浦監酒其子堯舉字唐卿因就

嘉禾流寓赴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爲棘闈無它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通唐卿私課既得出院意甚歡此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觀夫婦一夕夢黄衣一人馳至報榜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視其牓適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協而頗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覲以夢語之且告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

舉果首薦於舒然至今未第也

岳侯死後臨安雨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皆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絶云經畧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憑誰愬空有遊魂徧九州丞相秦公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人有死者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作炊未熟而其子呼之他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媪盲無所覩飲食

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饋夫其視器旁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覿其面不相覿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壞衣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夕餔明旦視囊中米復如故寶之至今予始聞此事竊謂晝暝得米或孝感所致如郭巨得金之類至謂囊米旦旦常盈則頗近迂誕然范德老爲人誠慤恐必不妄傳而村婦一節如此亦可尚也故録以爲人之勸云

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濶丈餘有狗自中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津洋衛門臨通衢垂簾爲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著于堂家人竊就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王真好娘子也偶至此非爲禍祟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至於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能驗好事者爭

往求覩人輸百錢乃爲啓龕至者絡繹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曰張義張萬全葉百小凶焰頗盛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之於稷臣且言葉無降意將復爲變稷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鐵索鎖縛于柱熾炭圍繞醞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體皆燋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側大惡之三年後稷臣徧體

生瘡疱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宋左藏晩常言家故澤州有第宅園圃墻角有古塚因治池發之得一石誌題曰郡守李公之墓疊石爲藏中朽骨一具無他物而棺之側鑿石爲乳婢抱哺嬰兒不知其何所爲也

向汲與其弟孿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婦真以爲夫也迎而呼之不應隨而駡之遂批其頰汲正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衣冠以自別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各六七歲童首而長鬛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孿生此二子生而倩麗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即時金人南下蓋人妖也

逆亮末年自製尖鞾頭極長鋭云便於取鐙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到頭人爲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没下鞘其後渝盟犯順果爲其下所戕死于江上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峰下間出衡

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醖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擕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欆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即以筆撚出之率以為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紬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常日出菴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忽

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即脱袍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吾幾爲子所累矣甞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邊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分不睡覺雨止月明遠照穴中歷歷可見甓甃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項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倐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魅也劉眞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

鷄羽置之懐以手指上下引之随動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類也

睽車志 宋歐陽玄

無處非鬼

天下無處非鬼充塞無間獨亙人國白玉城自女墻至城下俱以白玉爲之鬼不敢入蓋鬼陰物喜黒而畏白耳

以鬼爲飯

江南有人長七丈名黄父以鬼爲飯以霧露爲漿

賣鬼

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鬼所忌答云唯不喜人唾定伯便擔鬼著頭上急持行徑至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唾之恐其變化賣之得錢千五百

卻鬼丸

梁武帝正月賜羣臣卻鬼丸

鬼血

瑪瑙鬼血所化

部鬼

部鬼將軍王廣

鬼母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産千鬼朝産之暮食之今蒼梧神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其形畏人

馬鬼

馬鬼名賜

人鬼各半

有女巫識鬼形狀孫知微問之云今道途人鬼各半人

自不辨

衣服鬼

衣服鬼名甚遼又世説曰人見死者著生時衣服然則衣服亦復有鬼耶

才鬼

陶貞白曰寧爲才鬼無爲頑仙

下鬼

紫元夫人受寶書于䰟華曰有泄我書身爲下鬼塞諸

河源

食魅

狒胃食虎雄伯食魅

倀鬼

虎所至倀鬼爲之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之類布地蓋此鬼嗜酸而不顧虎虎乃可擒

鬼仙

鬼仙出太眞科經

司書鬼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鬼陣

昔人謂碁爲鬼陣

鬼宿

佛教上屬鬼宿盖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吳氏嘗謂佛乃一靈鬼耳

俗鬼

嶺表占卜甚多鼠米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篾竹卜俗鬼故也

瘧鬼

杜子美詩三年奄病瘧一鬼不銷亡

破面鬼

齊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沈昭畧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賜藥酒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

才致有今日即以甌投孝嗣面曰汝便作破面鬼

羅鬼

鬼方俗爲羅鬼

爲鬼所笑

劉伯寵貧窶尤甚常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大笑

伯寵曰貧窮固有命乃爲鬼所笑

領萬鬼

神荼鬱壘領萬鬼

鬼乞婿

劉積中一夕見女鬼長纔三尺自燈影中出向劉乞婿一夕又向劉煩主人作鋪公鋪母

鬼録

古詩奄忽就鬼録

省中多鬼

晉以來尚書省多有鬼怪每夜或見人着衣冠從中出見者多死宋徐孝先居之鬼物遂息

人鬼相觸

梁傅昭歷位左戸尚書安成内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自是郡遂無患

井鬼

井鬼名瓊

鬼詩題驛

劉元方甞宿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閲楹間有題云爺

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着

畫車辟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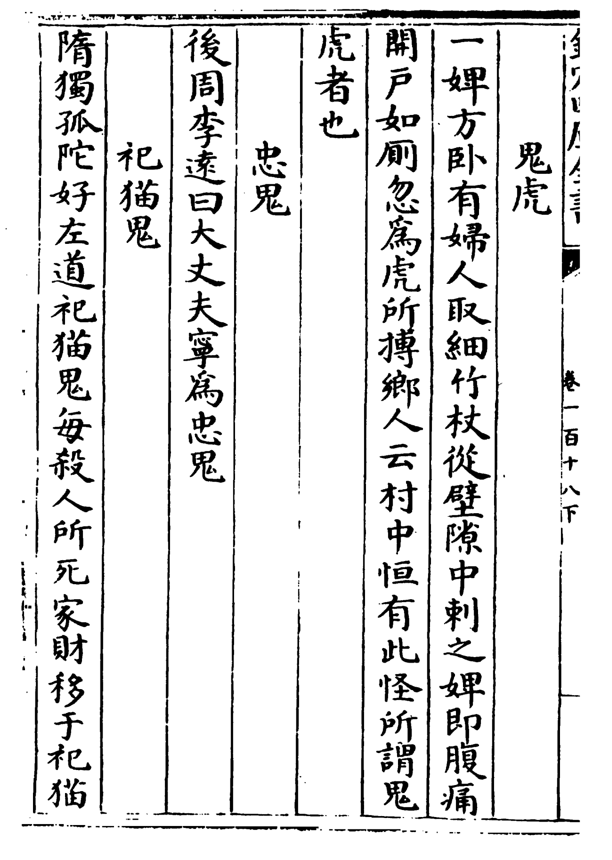
漢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

變鬼法

蠻俗有人能爲變鬼法

鬼衣

鬼衣無縫



鬼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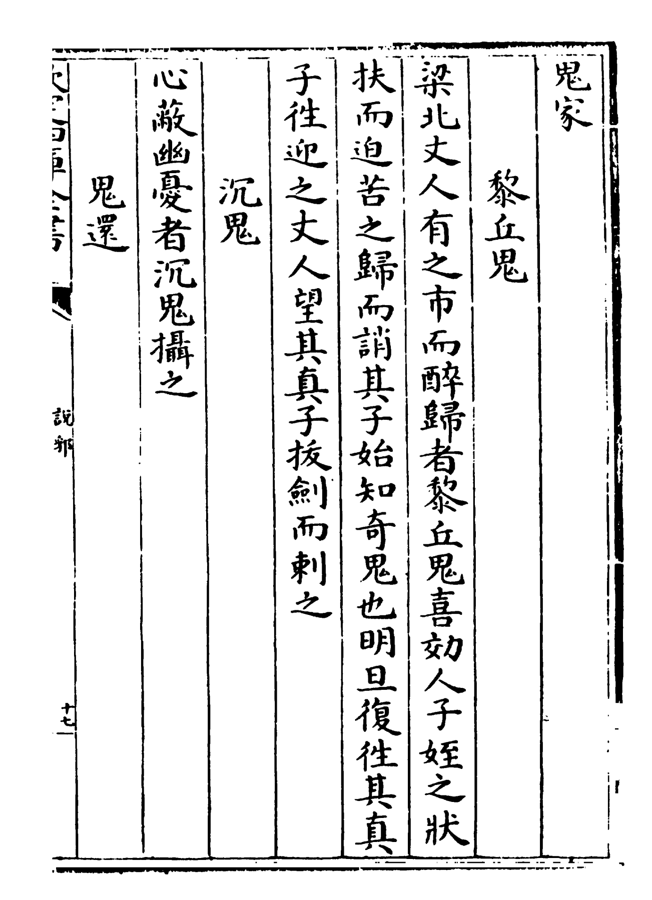
一婢方卧有婦人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即腹痛開戶如厠忽為虎所搏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忠鬼

後周李遠曰大丈夫寧為忠鬼

祀猫鬼

隋獨孤陀好左道祀猫鬼每殺人所死家財移于祀猫



鬼冢

黎丘鬼

梁北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鬼喜効人子姪之狀扶而迫苦之歸而誚其子始知奇鬼也明旦復往其真子往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

沉鬼

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

鬼還

富其死踰年既塟其子以清明上冢方悲哭塜中忽應諾曰吾今隨汝歸矣子到家聞聲已在堂中呼妻女出慰問欵密宛如生時及暮曰吾當還可令一僕相送

敬鬼

東甌敬鬼壽百六十歲

鬼持矛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持矛一持弓箭頭在壁内脚在壁

外

小鬼

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見封禪書

鬼忌

雷煥謂華曰闔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

鬼偷

丹陽張承先有一鬼爲張偷得一箭云愼勿至新亭射此三井陶家物也

鬼主

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

青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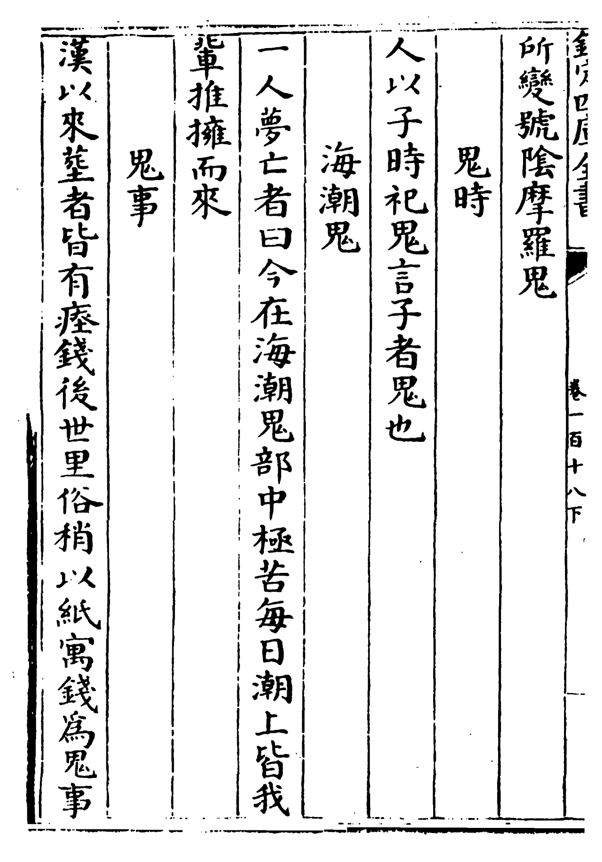
劉禹錫南中詩曰淫祀多青鬼

鬼魅取伏虎

吳時倪彥思忽見鬼魅入其家乃延道士逐之酒餚既設道士便擊鼓名諸神魅乃取伏虎於神坐吹作角聲以亂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中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

陰摩羅鬼

崔嗣復預貢入都一夕宿僧寺忽有聲叱之者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㷭㷭如燈鼓翅大呼甚厲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叢柩堂上恐是耳嗣復後爲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



所變號陰摩羅鬼

鬼時

人以子時祀鬼言子者鬼也

海潮鬼

一人夢亡者曰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

鬼事

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

鬼媒人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

鬼不傷人

有道之日鬼不傷人

烏鬼

杜詩家家養烏鬼説者不一以爲烏蠻鬼者是也謂鸕鷀者非

鬼矢

鬼矢生陰濕地淺黄白色或時見之主瘡

鬼書

鬼書有業煞刁斗出於古器

判冥鬼

張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内兩人是婦人

鬼宫

鬼詩曰流水涓涓芹努芽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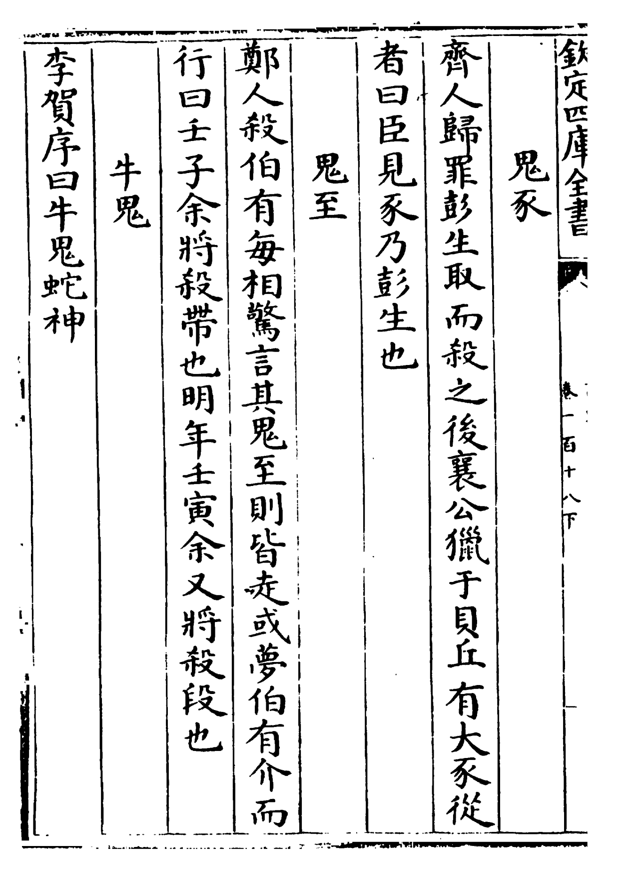
作寒食殯宫空對棠梨花

鬼攜扇去

范魯公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因攜公扇去公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

鬼治家

有民家主死不離其家有所爲鬼語於空中謹從之每有利益



鬼豕

齊人歸罪彭生取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丘有大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

鬼至

鄭人殺伯有每相驚言其鬼至則皆走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牛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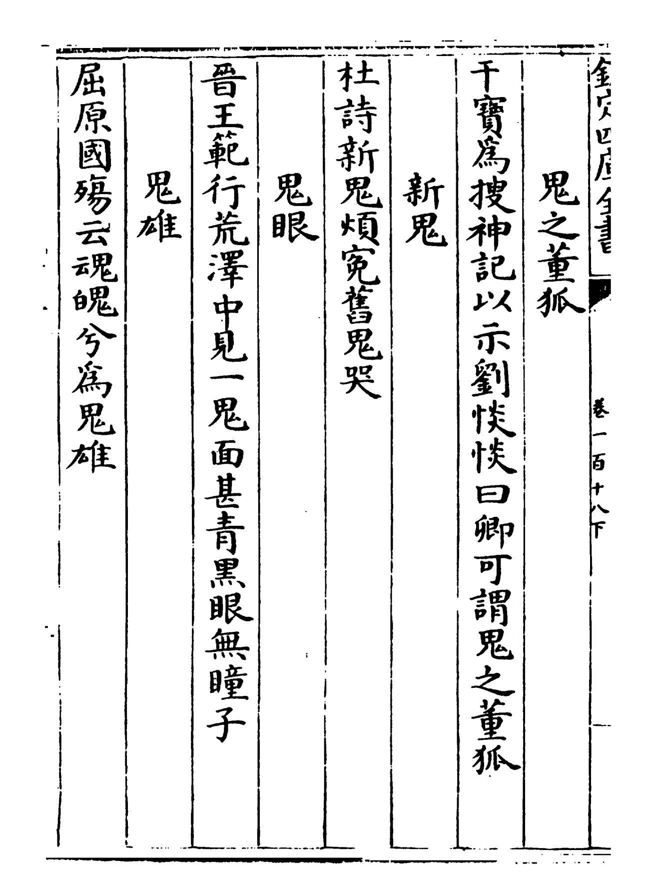
李賀序曰牛鬼蛇神

無鬼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耶僕便是鬼須臾消滅

鬼談易

陸雲夜行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趨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易音致深遠向曉尋昨宿處乃王弼冢



鬼之董狐

干寶爲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新鬼

杜詩新鬼煩寃舊鬼哭

鬼眼

晉王範行荒澤中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

鬼雄

屈原國殤云魂魄兮爲鬼雄

鬼手入牕

馬公亮少時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牕前伸入公以筆濡雄黄水大書花字牕外疾呼手不能縮

原鬼

韓愈作原鬼

書鬼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義之鬼李賀詩曰顧持漢戟招書鬼

山鬼

楚辭山鬼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不信鬼

阮宣子不信鬼

鬼影

晉陳超誤勸殺人後鬼常為祟乃逃于長干寺易姓名避之一日臨水酒酣超曰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

鬼才

世目長吉爲鬼才

燈下鬼現

嵇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尺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旣熟吹其燈滅曰予恥與鬼魅爭光

鬼蜮

史曰此如鬼蜮百方害人

點鬼簿

楊烱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開時人號點鬼簿

鬼火

鮑照曰昨行春竹叢中鬼火狐鳴殊爲哀切

女鬼

王彦伯善鼓琴燭下見一女子披幃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雅彦伯曰所未曾聞女曰此向所謂楚明光者也

鬼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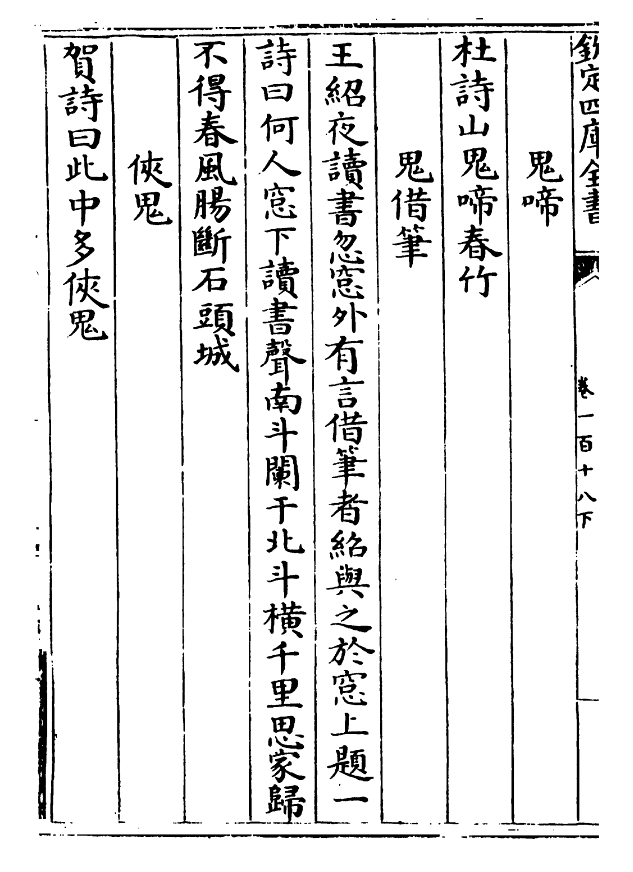
李賀詩曰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釣鬼

李子昂春日以游絲釣鬼

紙上鬼

李恒家事巫祝陳增妻召恒恒索于水盆中沉白紙使增妻視之正見紙上一婦人被二鬼驅拽增妻惶懼告增增明召恒還以水盆沉之恒覻之正見紙上有十鬼驅拽題名云此李恒也恒慚走蓋以白礬畫紙上沉水中與水同色



鬼啼

杜詩山鬼啼春竹

鬼借筆

王紹夜讀書忽窓外有言借筆者紹與之於窓上題一詩曰何人窓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

俠鬼

賀詩曰此中多俠鬼

鬼詠

甘露中有人夜泊巴州忽聞有人朗詠曉訪之更無舟船但空山石泉谿谷幽絶詠詩處有人骨一具

鬼續句

鄭郊過一塜上因駐馬吟曰塜上兩竿竹風吹常㒀㒀久不能續聞塜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郊驚問之不復言矣

鬼聽法

生公說法時有鬼來聽生公識之喝曰何不爲人去鬼以詩對曰做鬼今經五百秋也無煩惱也無愁生公勸我爲人去只恐爲人不到頭

鬼生子

胡馥之婦卒忽於燈後見就宛如平生言當爲君生一男馥如言暗而就之十月始殯果生一男男名靈產

絶鬼食

宗岱著無鬼論無能屈者一鬼化書生振衣起曰君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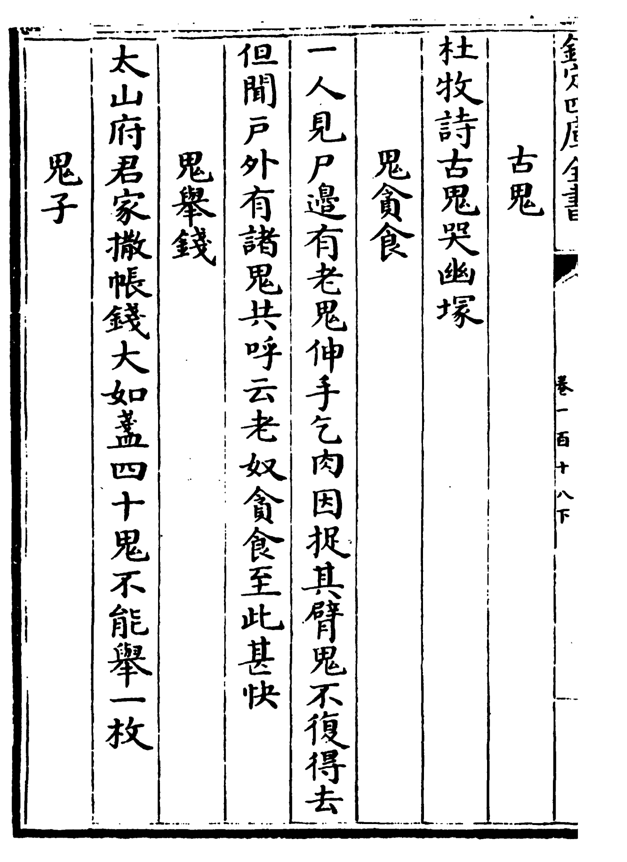
我輩血食二十餘年

饗鬼

若於墓祭祀都無益但於月盡日黄昏時於野田中呼鬼名字必得饗也

治中鬼惡

夏侯弘捉得一小鬼問所持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即差



古鬼

杜牧詩古鬼哭幽塚

鬼貪食

一人見尸邉有老鬼伸手乞肉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但聞戸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

鬼舉錢

太山府君家撒帳錢大如盞四十鬼不能舉一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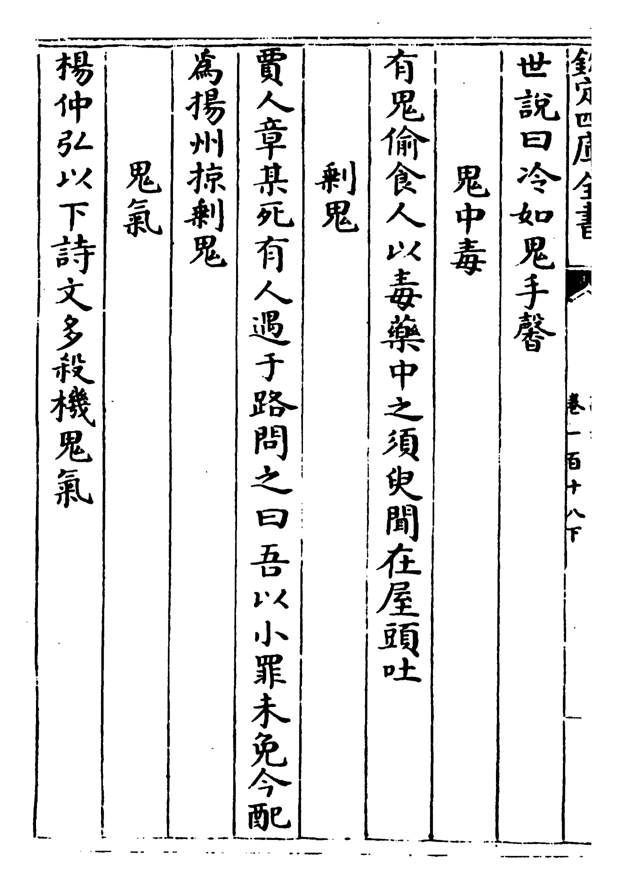
鬼子

盧充與崔少府女幽婚後生子抱以還充故陸士衡詈盧曰鬼子敢爾

與鬼語

漢時王忳字少林爲郿令一夕有女子稱欲訴寃無衣自盖忳以衣與之訴爲縣門下游徼所害忳曰當爲汝報之鬼捉衣而去謡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彼走馬與鬼語

鬼手



世說曰冷如鬼手馨

鬼中毒

有鬼偷食人以毒藥中之須臾聞在屋頭吐

剩鬼

賈人章其死有人遇于路問之曰吾以小罪未免今配爲揚州掠剩鬼

鬼氣

楊仲弘以下詩文多殺機鬼氣

鬼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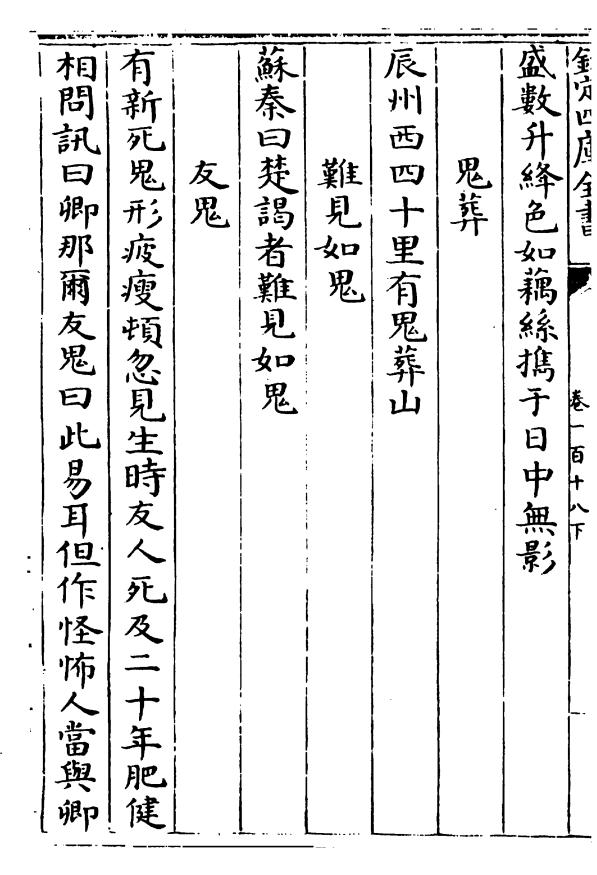
姚萇既殺永固一夕寢疾見永固云將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後帳宮人逆來刺鬼誤中萇陰鬼即相謂曰正著死所

愚鬼

史曰愚鬼弄爾公

鬼囊

一人於鬼手中奪得韋囊鬼笑曰此蓄氣袋耳其囊可



盛數升絳色如藕絲攜于日中無影

鬼葬

辰州西四十里有鬼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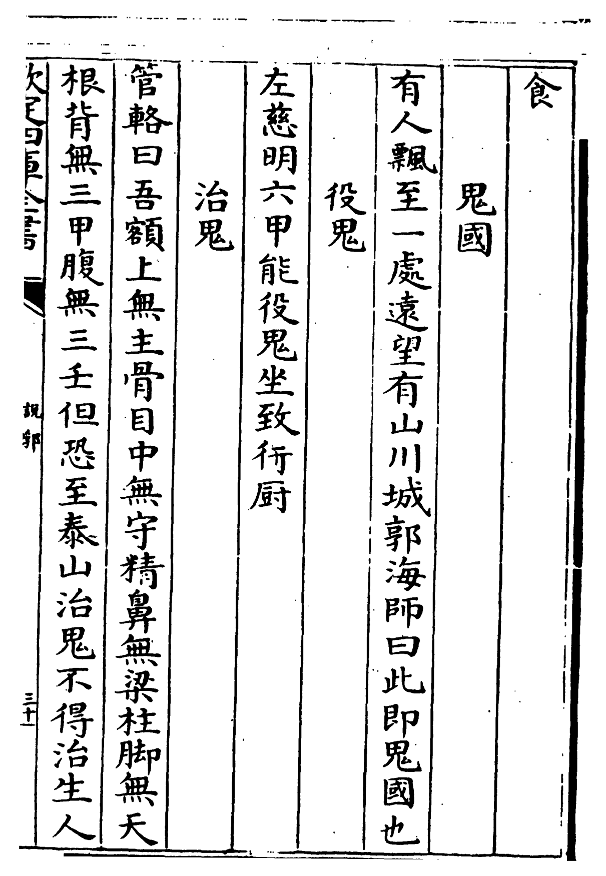
難見如鬼

蘇秦曰楚謁者難見如鬼

友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

相問訊曰卿那爾友鬼曰此易耳但作怪怖人當與卿



食

鬼國

有人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此即鬼國也

役鬼

左慈明六甲能役鬼坐致行厨

治鬼

管輅曰吾額上無主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

耳

鬼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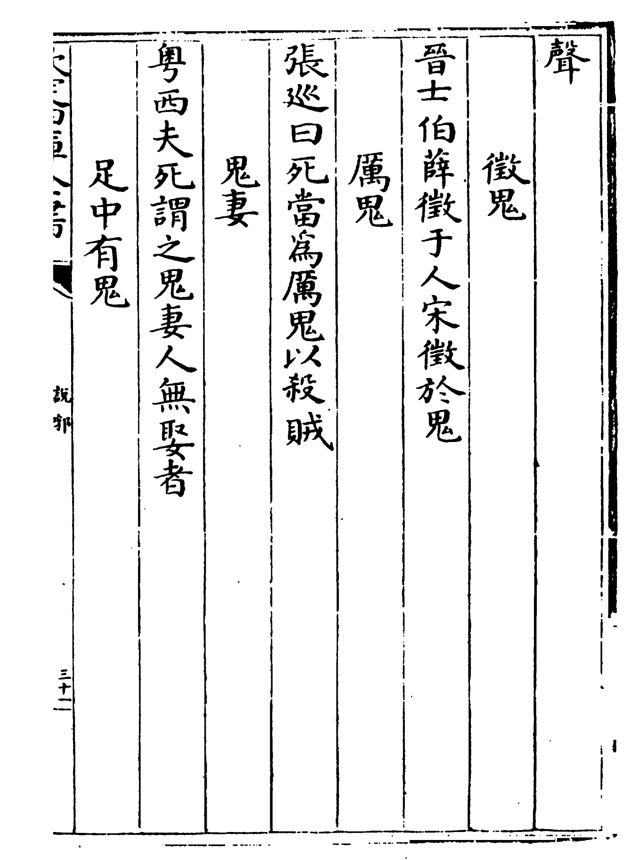
韓愈詩險語破鬼膽

笛部鬼

有人夜行一彩禽觸馬首翌日遇鬼乃莊宗時女樂笛部頭云已遣錦羽兒相迎

鬼所惡

或問鬼所惡答云最惡金姑聲閩人謂破竹聲爲金姑



聲

徵鬼

晉士伯薛徵于人宋徵於鬼

厲鬼

張巡曰死當爲厲鬼以殺賊

鬼妻

粤西夫死謂之鬼妻人無娶者

足中有鬼

梅侍讀晚年躁於禄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畫鬼

丹青志曰畫鬼易畫人難

奇鬼

記曰如奇鬼森然欲攫人

寃鬼

有巫送鬼自持呪前行令一童擔羮飯既行童覺擔漸

重至不能任巫曰此寃鬼難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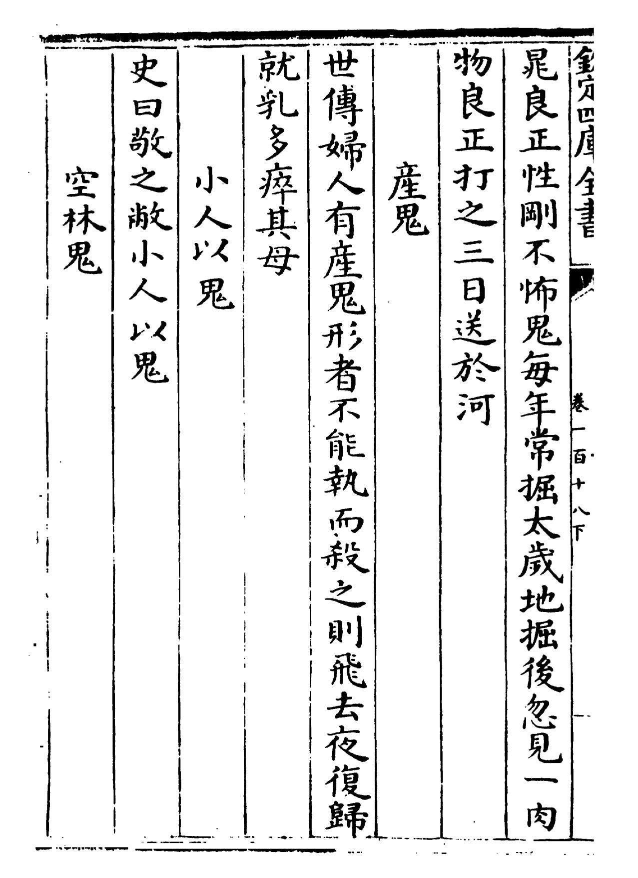
漢江鬼

伶人刁俊朝妻項癭如數斛之囊癭裂一猱跳出曰吾老猴精解風雨與漢江鬼愁潭老蛟往還

兎鬼

楊邁好畋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兎摶之無所有如是者三即拔草求之得兎骨一具乃兎之鬼也

不怖鬼



䍜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

産鬼

世傳婦人有産鬼形者不能執而殺之則飛去夜復歸就乳多瘁其母

小人以鬼

史曰敬之澈小人以鬼

空林鬼

嘯旨有十五章有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之類

鬼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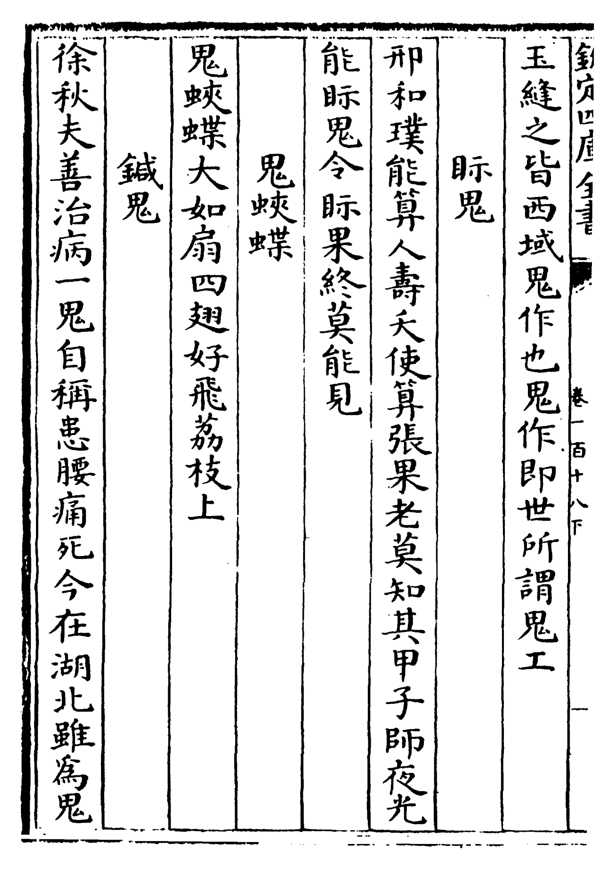
倉頡作字鬼夜哭

傖鬼

王丞相荅陸玩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吴人幾為傖鬼

鬼作

元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



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所謂鬼工

睬鬼

邢和璞能算人壽夭使算張果老莫知其甲子師夜光能睬鬼令睬果終莫能見

鬼蛺蝶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鋮鬼

徐秋夫善治病一鬼自稱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

若亦如生求夫鍼治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

羅襦鬼

庾道開謂蕉葉爲鬼羅襦

鬼樹

一人出買油酥遇不相識男子強討不與便敺明日復遇語旁見大皂筴樹突兀一瘤癤頗似其面眉目悉具口中猶含酥氣

鬼雛

南城尉耿君妻孕臨蓐痛不可忍延僧誦孔雀呪吞符下鬼雛遍體皆毛

叢祠鬼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甚怪異多依岩石樹木爲叢祠村村有鬼曰木究曰木下三郎一足者曰獨脚五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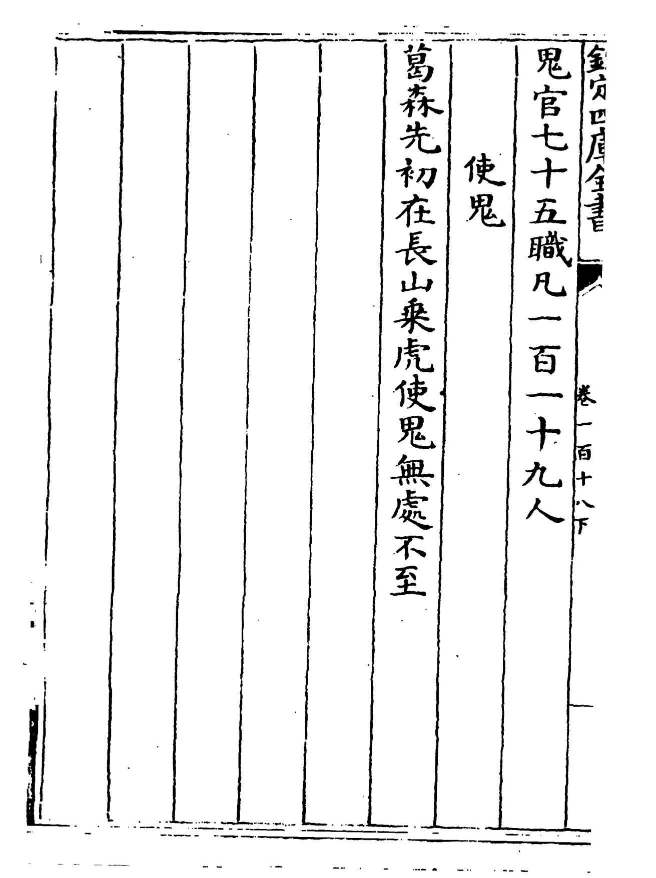
鬼漸輕

平江民夜宿田塍一女子就寢眠體冷如氷知其非人一夜窖以布被縫作袋貯之肩以歸始覺甚重俄漸輕到家舉火視之一血痕杉板而已

鬼太保

侯都事妾懷姙未及産而死後改藏見白骨已朽一嬰兒坐于足上食餅侯衆大駭抱出鞠養之及長祗事宮禁識者目爲鬼太保

鬼官



鬼官七十五職凡一百一十九人

使鬼

葛森先初在長山乘虎使鬼無處不至

鬼國記

宋 洪邁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儈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有餘年累貲千萬淳熙中遇盜於鯨波中一行盡遭害楊偶先墜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沉浮自分必死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岸信脚行俄入一洞其中男女雜沓爭來聚觀大抵多裸形而聲音可辨認一婦人若最尊者稱爲鬼國母侍衛頗衆駭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鬟出探則見楊遽走報母令引當前問之曰汝願住此否

楊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逃生應曰願住母即分付鬟爲治一室而使爲夫婦約僅二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無異嘗有駛卒持書至曰真仙邀迎國母請赴瓊室即命而出自此旬日或一月必往其衆悉從楊獨處洞中他日言於母乞侍行母曰汝是凡人欲去不得如是者累累致懇忽許之飄然履虛如躡烟雲至一館宇優樂盤殽極爲豐潔主者占位而坐鬼母導楊伏於梟幃戒以屏息勿動移時宴罷乃焚燒楮鏹漸次聞人哭聲審

聽之益其妻子與姻戚也楊從桌下出喚家人名皆以爲鬼物交口唾駡唯妻泣曰汝没於大海杳無消息當時發喪行服招魂卜瘞今夕除靈故設水陸做道場追薦何得在此莫是别有强魂附託耶楊曰我眞是人元不曽死具道所値遇曲折方信爲然鬼母在外招喚繼以怒駡然不能相近少頃寂然楊氏呼醫用藥調補幾歲顔狀始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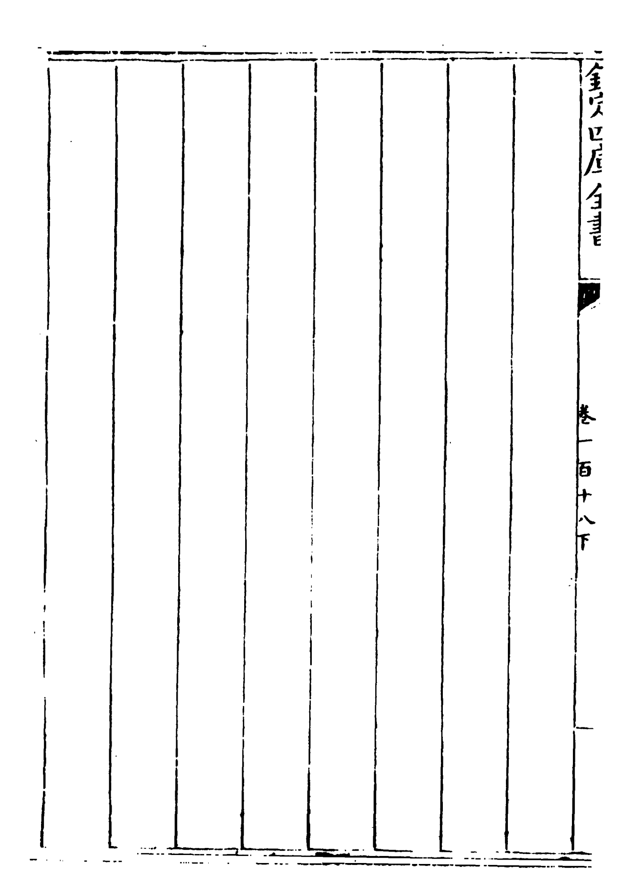
鬼國續記

宋 洪邁

福州福清海商楊氏父子三人同溺於大洋共附一木遂漂墜鬼國中烟火聚落悉如人世但其人形軀枯悴生理窮寠每相報云去某州某縣赴法會則各有喜色往往盡室以行大率醉歸挾餘饌分餉三楊賴以充飢或數日不值枵腹竟夕居數年不堪鬼氣薰蒸父兄皆死唯幼子存一日見飛符使者從天而下訪問此子衆鬼謀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他姓名將奈之何

或曰令隨隊而行亦可戒楊瞑目勿開既登塗耳畔聞風雨波濤之聲甚厲良久脚履平地見僧振鈴呪食衆合掌盡入引楊生蔽身大樹之上時持食物出餽忽聆羣誦大悲呪楊少年時能之自墮異域已廢亡一聽其聲便能憶亦隨口持諷鬼不復相親會散掃跡楊彷徨到曉往來見者指爲猿猱乃下樹與人説本末始認得夜來法席正其家也楊氏一門且疑且畏妻亦不敢深相認識經日驗其無他方悲泣存問積久漸復人色

鬼方爲南獠而此若實有其地恐亦齊諧志怪之寓託耶



壠上記 唐蘇顗

玉唾壺

廣川王發魏襄王塚得玉唾壺一枚

聞角聲

郗方回葬婦於驪山使會稽郡吏史澤治墓多平夷古墳後壞一塚構制甚偉器物殊盛塚發聞鼓角聲

象牙火籠

漢故事梓宫中有象牙火籠

惟有一劍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都無所見惟有一劍藏在穴中欲進取之徑飛上天

紺單衣

舜葬零陵葬時冐以紺單衣

墓下彈烏

前輩人忌日不飲酒作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音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烏

葬得石牌

烏重胤葬先世掘得石牌有云牛領岡前紅簫隴下葬用丙日手板相亞重胤依而用之

方玉石

周末有發塚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時叔孫通識二字

石室銘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

古塚銘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塚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

湯塚志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塚得志云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投於河

物異考 吳方鳳

語曰子不語怪蓋恐後世好奇之士立爲變幻不經之說以惑亂天下以此防民而邪說不息然宇宙之廣氣類不齊人妖物怪在在有之予因閱史凡異之甚者輙記之庶資博聞者一笑非敢以惑衆也凡七條

水異

魯襄公時穀洛二水鬬將毀王宮後數年有如日者五

出於水秦武王時渭水赤三日昭王時又赤三日秦遂亡漢安帝時水赤如血鄧后專政苻堅遥見地色如水謂之地鏡堅遂死紹興中田水如為物所吸聚而直行平地數尺程氏井水溢亦高數尺矯如長虹聲如雷二水相闘十刻各退歸舊處乃解

火異

惠帝元康中武庫火燒異寶若王莽頭孔子履漢高斬白蛇劍及兵器一時蕩盡是後懷愍見殺太子之罰也

天順中相國寺災見赤塊飛入門項之北飛佛閣亦災

齊武帝永明中魏地謡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有沙門從北齎火至火赤於常火而小能療疾咸呼為聖火病者取以炙至七炷即愈

青異

哲宗政和中宫中青作狀先若屋倒聲其形丈餘彷彿如龍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黒氣蒙之腥血四洒兵刃不能施或變人形亦或為驢其出無時宣和中洛陽有物

如人或蹲踞如犬色正青方夜即出掠小兒傷食之後晝亦出入人家爲患謂之黑漢二年乃熄哀帝建平中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寸大者如錢和帝建和中北地雨肉似羊肋大如手魏公孫淵時襄平生肉長圍各丈許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能動揺吴將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猪肉喜引弓射之而中咋咋作聲繞屋三日晉武帝太康中河陰下赤雪三頃劉聰建興中雨血深五寸赤氣至天中有赤龍奮飛流星

入紫微龍形有光落于平陽視之則肉甚臭肉傍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産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傍天寶中楊慎矜父墓草木皆流血襪之慎矜裸而桎梏於墓側血亦不止李林甫家東北隅每夜火光先起衆小兒持火出入爲戲建炎中新城縣夜風雪若數千人行聲歌笑雜擾昏黑莫辨窺之無所見明旦雪中有人獸跡流血十餘里

木異

哀帝建平中汝南屋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黄色面白頭有鬚髮長六寸一分靈帝時有兩樗樹皆高四尺其一株宿夕忽暴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髮皆備劉曜時有大樹風吹折一宿忽變爲人形髪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黄白色二手皆斂若欲揖者亦有二足着裙之態惟無目每夜有聲

金石異

元帝永昌中甘卓將襲王敦還家議事金石多變怪卓

心疑索鏡照之不見其頭是日卓爲敦所襲後唐闕

漢掘古劍有文曰已與水同宮王將耳口闕

易首山岫䕶重重葢唐太宗己亥生水同闕

三句爲聖君出三字成帝鴻嘉中大石如雞鳴數百里外野雞皆應而鳴俗呼爲石鼓石鼓鳴必有兵魏明帝青龍中水湧寶石負圖象如靈龜有石馬七隨之上有列宿鳥獸之形唐垂拱中武威郡石化爲麪貧人取以給食熈寧中益陽縣雷震山石盡裂出米十萬斛炊之

成飯而腥不可食頃之米黑如炭

人異

春秋文公時長狄兄弟三人被殺身横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高於軾秦始皇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胡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漢景時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魏襄王時有女子化爲丈夫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人生一子平帝元始中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胷俱前向尻上有目

長二寸靈帝時江夏黄氏母浴而化爲黿入于深淵時出水上一簪猶在首元康中梁國女子嫁夫夫戍長安不歸父母更以女適人女固不從强而配之尋病亡其夫戍還逕至女墓開棺號呼女遂活後夫爭之不得復歸前夫惠帝時京洛有人具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性尤淫元帝竟寧中有女子陰在腹又有女子陰在頭俱好淫安帝義熙中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儀鳳中衛士胡丁年其妻吳氏生

一男一女其胸相連其餘體各異乃析之則皆死後又産二男亦相連至四歲獻于朝淳熙中嵬山縣石工採巧石石隕厭之又三年六月他石工聞石呼聲報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我肌如裂俄頃聲微噤不語化為石人貌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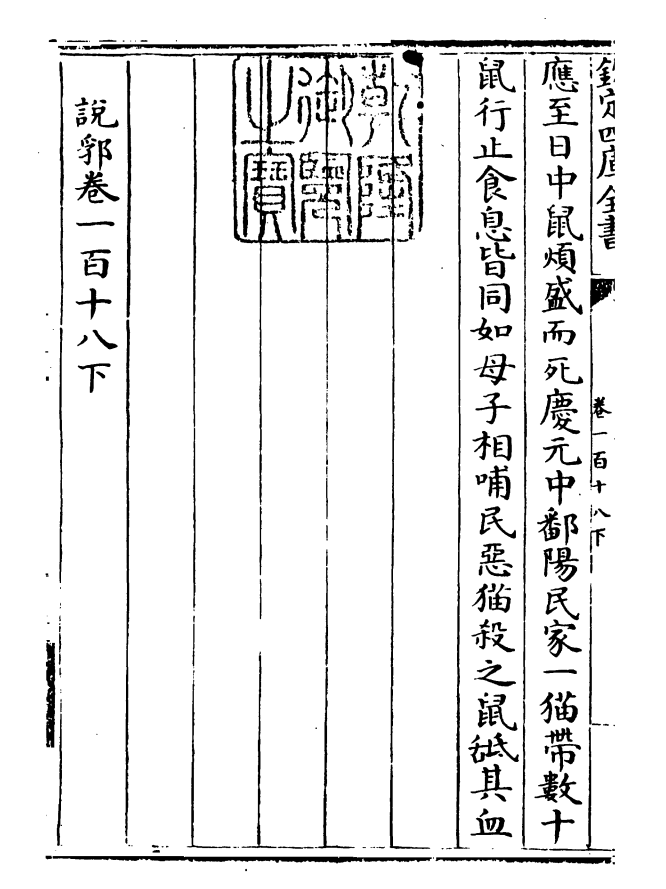
虫異

長慶中吐蕃隴上出異獸如狼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不食漢文時吳有馬生

角右角三寸左角二寸靈帝和光中長史馮巡馬生人
惠帝大安中張聘所乘母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聘
懼而還牛又曰歸何早也後又人立而行後周建德中
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黄一赤一黑赤與黑鬬久之
黄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黄赤俱入于河成帝咸和中豕
生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則豕隋開皇末渭南有
沙門三人行法於菜圃之上見大豕與小豕十餘謂沙
門曰阿練我欲聞賢聖道又有人家寄宿聞其家二豕

對語其一曰夜將盡阿爺將我殺何處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某家因相隨而去明日客告主人如其言覔之得二豕開皇中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黄色大如新生犬鬬而墜悅獲其一養之數旬失去成帝和平中長安石良劉音二人同居有人在室中作聲持杖擊之為狗走出忽數人持兵至良家良等格殺皆狗也吴諸葛恪將朝犬銜衣止之如此者再乃令人逐犬遂升車入朝是日被害後主時凡内犬皆有官稱甚至開

府儀同雌犬有夫人郡君之號天寶中李林甫將朝取書囊視之有物如鼠躍于地即變爲狗雄目張牙欲噬林甫即射殺之惠帝永康中趙王倫既篡得異馬莫能名有小兒見之曰服角馬醫倫將小兒入宫閉之深戸明日視之皆不見安帝雍熈中朱倚家婢炊飯羣鳥來啄不能逐有獵犬咋殺二鳥羣鳥因共啄犬殺之盡噉其肉魏齊王正始中王周南爲邑長有鼠語曰王周南某日死王不應後又語曰王周南今日日中死王又不



應至日中鼠煩盛而死慶元中鄱陽民家一猫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民惡猫殺之鼠䑛其血

說郛卷一百十八下